

Western Painting Masters

WATERHOUSE

西方绘画大师 沃特豪斯



Waterhouse

约翰·威廉·沃特豪斯

英国画家

1849-1917年

通俗而优雅的艺术

——沃特豪斯的绘画

陈洛加

溪边芳草地上的多情少女采摘着朵朵鲜花，林中仙女在湖水旁玩耍嬉戏，镜前的妙龄女郎凝神沉思，蔚蓝色的大海边坐着梳妆的美人鱼……典雅优美，通俗潇洒，而且多以青春美貌女子入画，这就是沃特豪斯笔下的美好画面。从19世纪末至今，他的绘画始终吸引着无数观众，还被有心的商人作为广告以招徕顾客。尽管在诸如透纳、康斯泰勃尔、拉斐尔前派等大师辈出的19世纪英国，沃特豪斯的名声有些黯淡，难以与大师们相提并论，在中国美术界他的名字也鲜为人知，但是沃特豪斯的艺术自有其独特的风格和情趣，总为世人所喜爱，在19世纪的欧洲画家群中，他的名字始终闪烁着熠熠光辉。

约翰·威廉·沃特豪斯（John William Waterhouse, 1849—1917），19世纪下半叶英国画家，曾被误认为属于英国拉斐尔前派。事实上，拉斐尔前派的作品较沃特豪斯的画更具有文学性，更倾向于中世纪和早期文艺复兴的特点，更有一种纯艺术性。沃特豪斯的画则优雅而通俗易懂，生动且有血有肉，既承袭了古代希腊罗马的古典神话传统，又富有浪漫想象的特点。因此，把他的艺术归于浪漫的古典主义更为贴切。通常，艺术史家称他为英国的新古典主义者。

沃特豪斯的父亲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位画家，母亲和姨妈都从事绘画。父亲常去意大利临摹学习大师的作品。1849年当其父母留居意大利期间生下了他。沃特豪斯是老大，以后家中又增添了一个妹妹和两个弟弟。6岁之前，他一直住在意大利，这儿可以说是他的第二故乡。

沃特豪斯最初受教育是在英国约克郡一所学校。尽管在这儿也学习一些绘画，但美术并未引起他太多的兴趣，他倾心于古代罗马的历史，阅读了许多这类书籍，这为他以后从事古典题材绘画奠定了基础。沃特豪斯毕竟受到家庭艺术氛围的熏陶，开始在父亲的画室里学习绘画，画模特儿，刻苦练习基本功。1870年他进入皇家艺术学院，先学习雕塑，然后转到绘画专业。在老师皮克斯吉尔的指导下学习古典绘画，进步很快。由于导师的影响以及自身丰富的古希腊罗马历史知识，或许还有他出生于意大利的因素，沃特豪斯开始创作历史题材和古代神话传说题材的作品。当时他在班上年龄偏大，每天独自一人默默地工作，经常去博物馆观看古代的各

种神雕像，回来后凭着记忆把这些形象画下来。他不断克服自己在绘画中的不足，终于成为当时班上最优秀的学生，并且很快得到了社会的承认。1872年，他创作了四幅东方题材的作品。这年冬季在英国艺术家社团展览会上展出了其中一幅《水之精灵》，第二年又展出了《开罗街景》等作品。这时他的绘画作品大多以单独的女性形象为主题，常让他的妹妹或朋友当模特儿。1874年冬季画展上，沃特豪斯又展出了一幅《列柱走廊里》，从这幅画里可以看到阿尔玛·塔德玛对他的影响。阿尔玛·塔德玛（1834—1912）是19世纪70年代在欧洲享有盛誉的荷兰画家，英国皇家艺术学院院士，他主要以古希腊罗马艺术为题材进行创作。就在这一年，沃特豪斯的作品首次参加了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展览，同时也被收藏家所收藏。

1876年沃特豪斯重返意大利。他居住在乡间，常常漫游于意大利的古迹和街市之中，由此获得了许多对人物形象和意大利景色的美好记忆。不少出色的古典题材作品就产生在这个阶段，沃特豪斯在色彩和光线运用上的才华也渐渐显露出来。例如《舞蹈之后》、《第欧根尼》、《花栈》等等，从中可以看到古典的意大利趣味。少女、鲜花，是沃特豪斯终生描绘的主题。

1883年，34岁的沃特豪斯同艾丝特举行了婚礼。婚后，他们搬到“报春花山”画室区3号居住。这儿的庭院四周环绕着12套房子，是一群艺术家聚居的地方。沃特豪斯在这儿同艺术家们建立了友谊，并创作出了一生中最杰出的绘画。如《请教神谕》、《圣尤拉莉亚》、《夏洛特姑娘》等。《请教神谕》作于1884年，描写一群阿拉伯妇女向女巫求救。虽然这是一幅东方情调的绘画，但是画面的基本构图却得自于古希腊神庙的启发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古典艺术的影响。围成半圆圈的妇女面前，是镶嵌着几何花纹的半圆形大理石台阶，作为背景的窗户上，也配有几何花纹的图案。黑衣女巫斜伸出去的手臂向外延长，正好同妇女们围成的半圆相接，这使画面产生一种几何化与神秘感相交织的古典趣味。由于这张画的成功，沃特豪斯获得了古典画家的声誉。以后三年里，他每年都在皇家艺术学院展出一幅作品，其中《夏洛特姑娘》和《圣尤拉莉亚》最受好评。

1885年他创作的宗教题材绘画《圣尤拉莉亚》能受到来自各方的好评确实不易，因为当时批评界和一般观众都不太喜欢宗教题材作品。沃特豪斯巧妙的构图和对画面匠心独具的处理，使这幅画展出时获得了成功。尤拉莉亚，一名古代殉教的年轻妇女，她的遗体被安放在画幅的下半部。画幅中心留为空白，只有几只鸽子在那儿停落。围观的人群和罗马卫士被画家安置于画幅的上半部分。天正降着一场大雪，尤拉莉亚静静地躺在白雪覆盖的石阶上，洁白的大雪仿佛是神赐予的裹尸布，圣女的遗体在它的映衬下显出一种崇高而神圣的美感。这幅画既单纯又富有感染力，引起观者无限的同情和敬佩。

《夏洛特姑娘》创作于1888年，这是根据英国桂冠诗人丁尼生的诗句画成的，它带有一种神秘而浪漫的气质。沃特豪斯在根据文学作品进行创作时具有独特的才能，他非常善于选取文学作品中的某一特定时刻，以画面来充分表达文学的意象，用生动的形象来填补人们的想象空间。诗中写道：“她松开链子，悄然躺下。”画家所描绘的场面正好是这个时刻。丝丝凉意爬上暮霭中的湖面、深绿色的树丛和远山。折断的水草，惊飞的小鸟，船头上将要熄灭的蜡烛和有基督受难的十字架，全都预示着神秘的不幸事件即将发生。黑色的小船及倒影衬托出垂在船边的金黄色与玫瑰色相间的织毯，一位金发白衣女郎悲戚地坐在小船上，正轻轻解开小船的铁链，准备躺下，度过她人生的最后时刻。整幅画最动人的是姑娘悲伤的美，使人看后久久难以忘怀。原诗并没有更多细节的描绘，除情节之外，几乎所有的环境都是画家凭着自己的想象画出来的，画犹如一首哀婉的诗，却比诗更加丰富和形象。

此后，沃特豪斯又创作了一系列古希腊罗马题材的作品，大多以单个女子形象为主。他既画神话中的仙女和女巫，如《塞壬》、《阿波罗与达芙妮》、《阿里阿德涅》、《许拉斯与宁芙》等等，也画一些圣经人物和文学题材中的女性，如：《奥菲莉亚》、《命运》、第二幅《夏洛特姑娘》。沃特豪斯笔下的女性有着古典的韵味，意大利式的典雅，犹如15世纪意大利画家波提切利所描绘的女子，修长、柔美，带有一种淡淡的忧伤。他从不画北方画家笔下的妖魔鬼怪。1894年他根据丁尼生的诗句，创作了第二幅《夏洛特姑娘》。一位姑娘坐在大圆

镜旁的织机前织着毯子，突然看到镜中有一位骑士从窗前经过，她站起身来，奔向窗口。画中描写的正是姑娘刚站起身来的瞬间，她的双腿突然被织机上的线缠住，使她不得不一下子停下脚步，脸上露出神秘而焦急的神情。画中的古典几何形随处可见，背景中的大圆镜，地面上的几何形花纹，带弧形的椅子，织品里的圆形图案等等。尤其是大圆镜，以后不断在沃特豪斯的作品中出现，成为他绘画的一大特点。例如在1900年作的《命运》一画里就有同样的道具出现。当时南北爆发了战争，为支持英国军队，300多位英国画家举行画展，捐献自己的绘画作品。《命运》就是为这次画展创作的，也是展览中最有名的一幅。画中是一位身着红裙的美貌女子，她手捧祭酒，凝神远望，为出发征战的英雄们默默祈祷，眼中充满了祝愿和期待之情。这儿的背景和地面依然是沃特豪斯独有的古典几何形状：大圆镜，镜中有启航的战船，半圆形的古罗马拱券，黑白相间的方块形图案构成的地面。

由于沃特豪斯在绘画方面的卓越成就，1893年他被推荐为皇家美术学院院士，两年后，46岁的沃特豪斯成为了正式的院士。这是他获得社会声望的重要一步。当时，他的古典题材作品售价相当高，卖到了1400~1500英镑一幅。画家将自己意大利式的热情和英国式的浪漫溶入古典神话题材之中，使他以新古典绘画大师的头衔而蜚声画坛。

1901年沃特豪斯和妻子离开居住了17年的报春花山，搬到更宽敞舒适的新居。他们没有孩子，仅同周围的画家、音乐家交往，或不时参加一些其他社交活动。沃特豪斯每年在皇家美术学院展出一幅作品，仍不断地勤奋创作，直到1917年与世长辞。

沃特豪斯的艺术始终享誉后世，因为其作品的内容大多是世人所喜闻乐见的传说故事，人物形象又多为秀雅清纯的妙龄女子，其色调含蓄和谐，构图又极典雅别致，油画技巧也十分精湛。尤其是他作品中透露出的意大利式的优美和英国式的感伤情调，如宁静温馨的诗和飘忽不定的梦一般令人赏心悦目。所以直到今天，他的古典绘画仍然是世界上各大画廊中最受观众青睐的作品之一。



水之精灵 布面油画
25.4cm × 20.3cm 1872年



纺纱工 木板油画
31.7cm × 25.6cm 1874年



奴隶 布面油画
25.4cm x 20.3cm 1872年



开罗街景 布面油画
59cm x 49.5cm 187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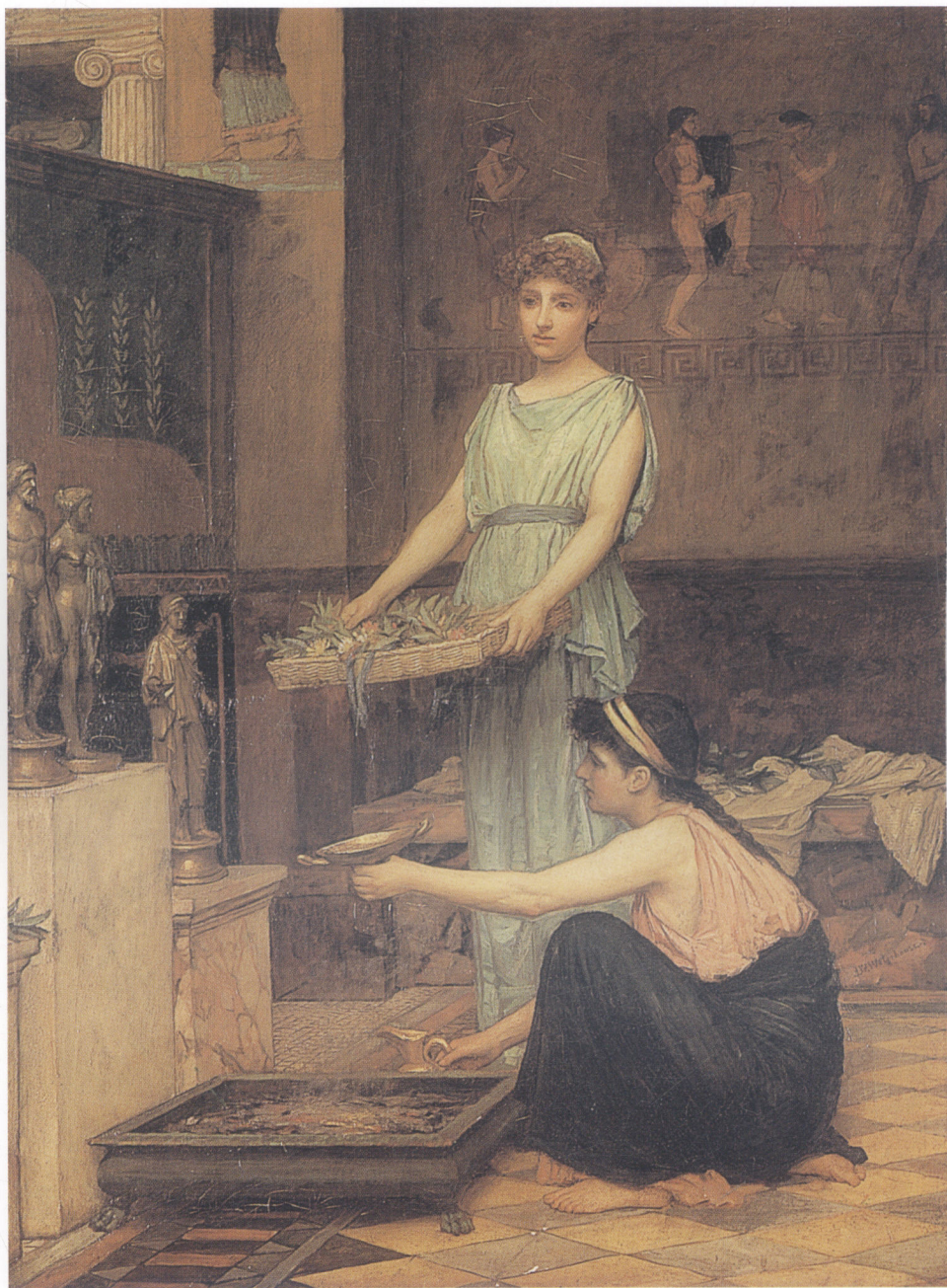
睡眠与他的半个兄弟死亡 布面油画
72cm×92cm 187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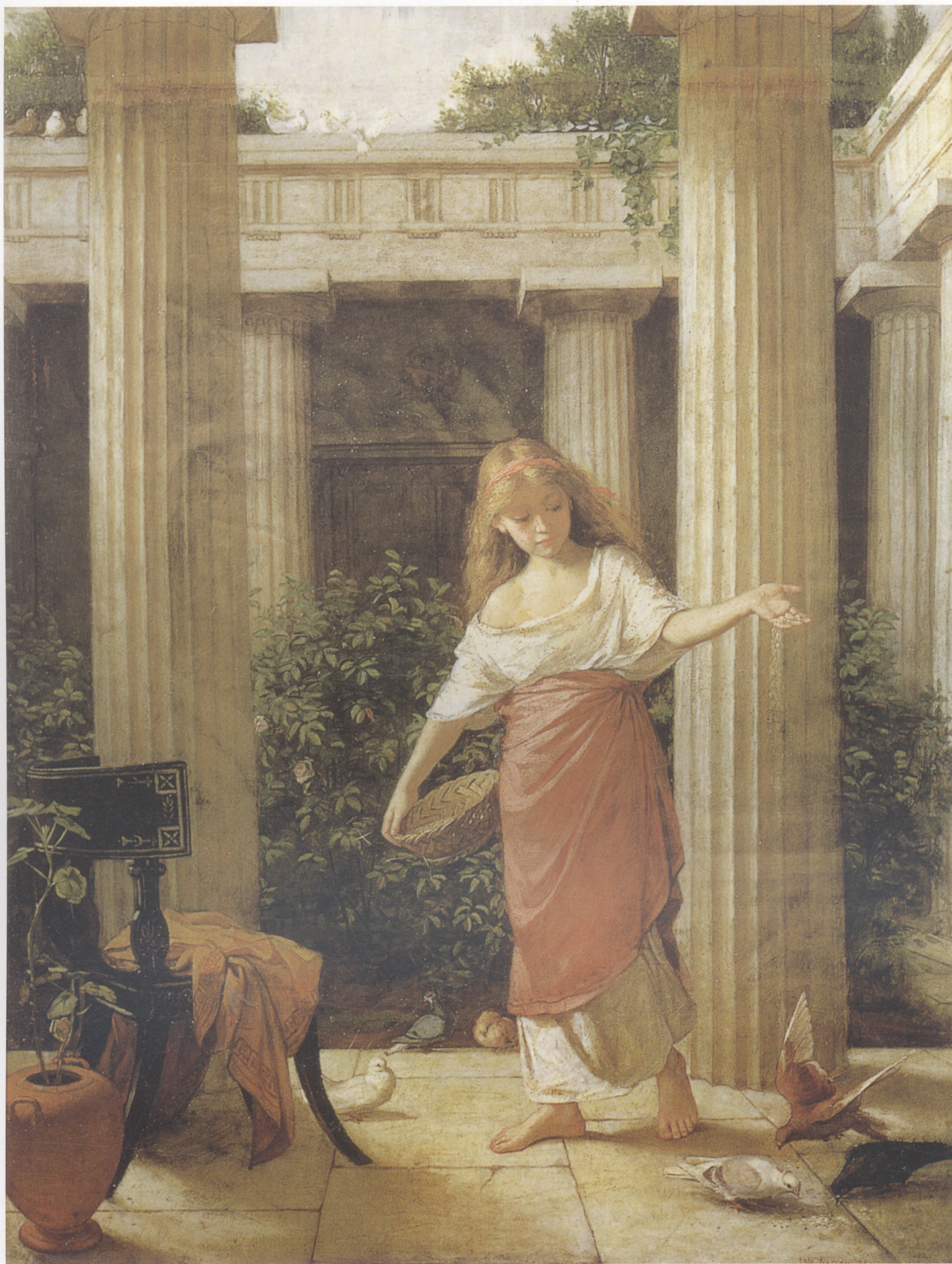
舞蹈之后 布面油画
76.2cm × 127cm 187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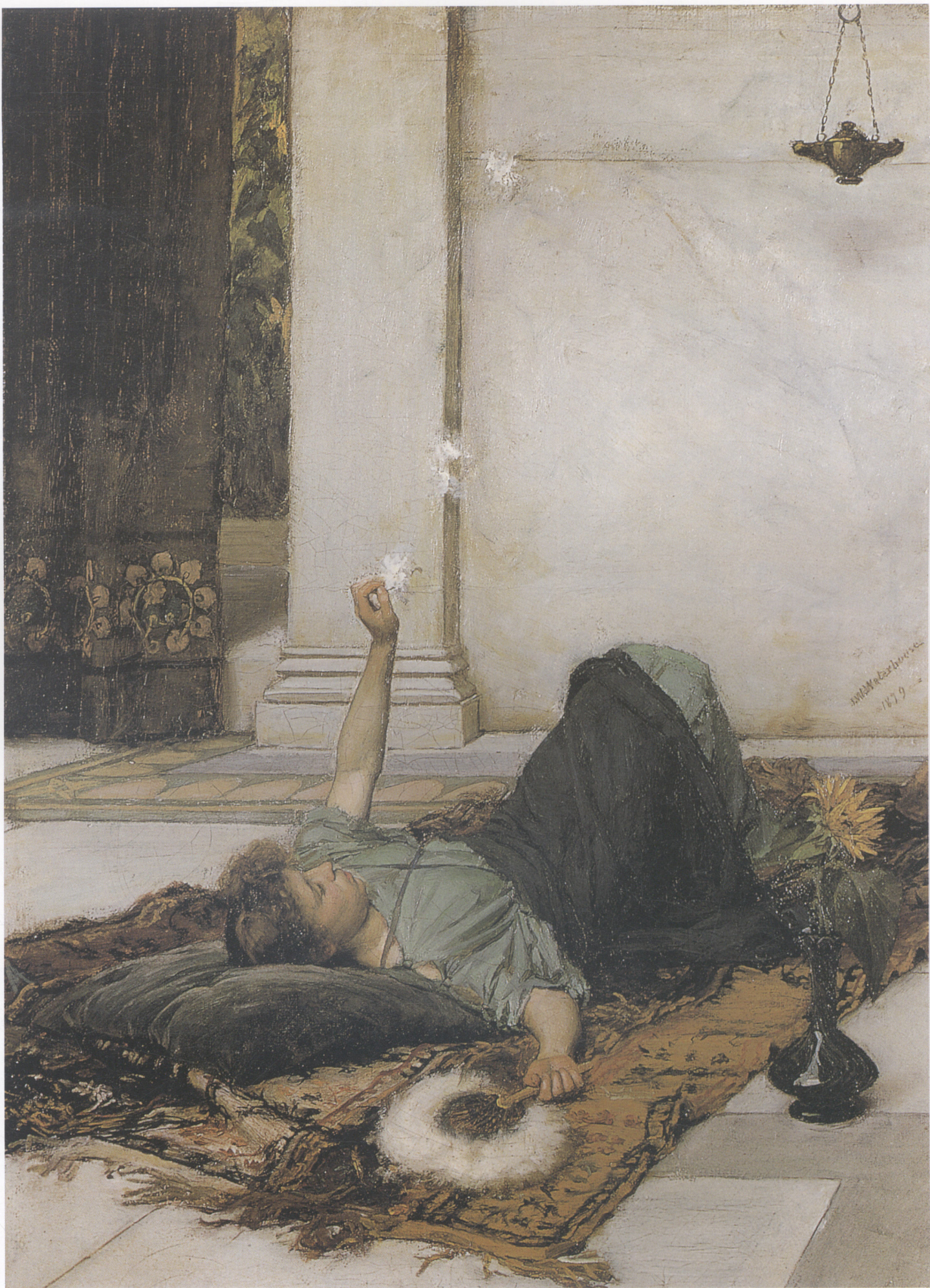
尼禄弑母后的悔恨 布面油画
94cm × 168cm 187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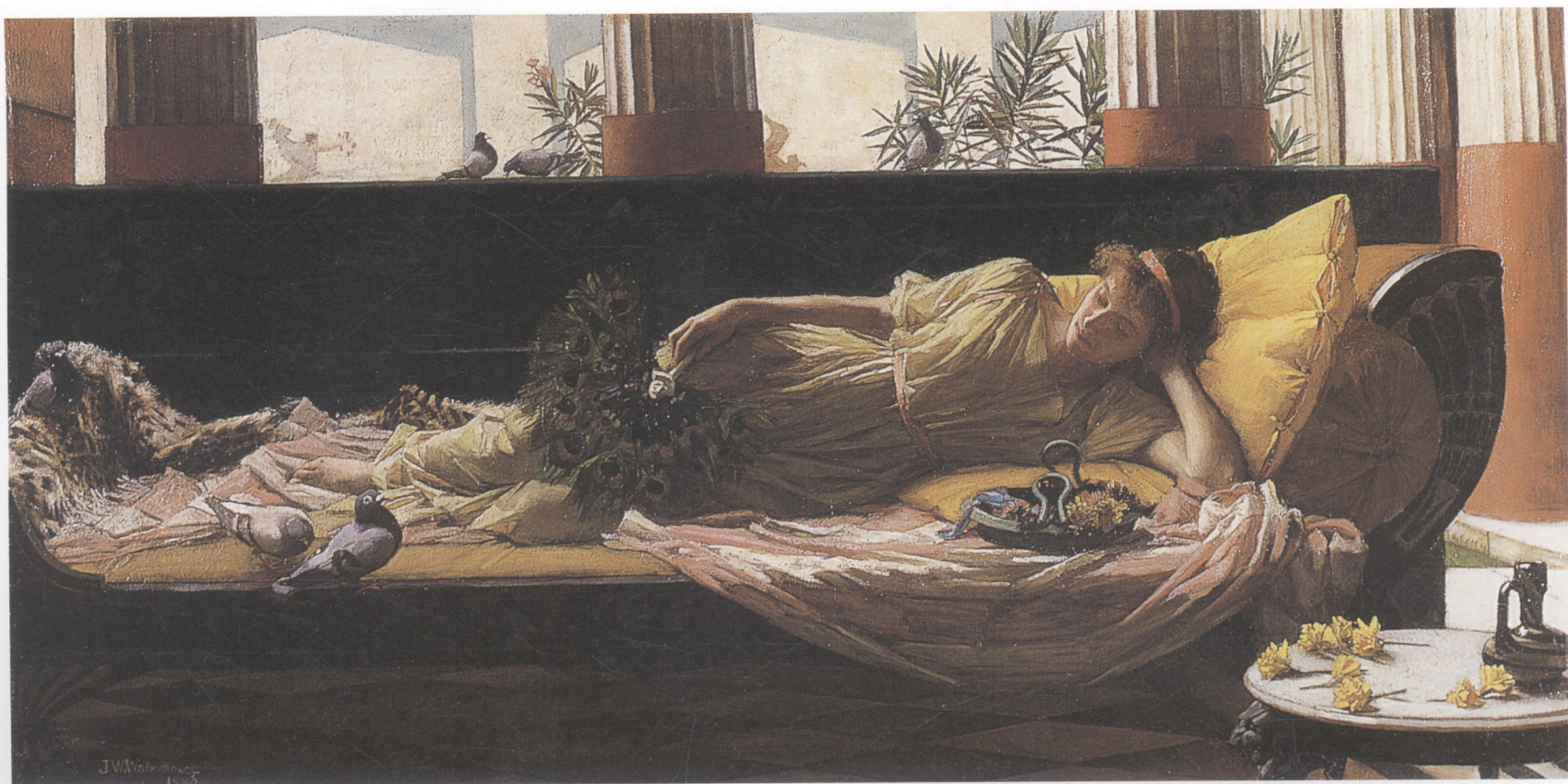
守护神 布面油画
102.6cm × 74.3cm 1880年



列柱走廊里 布面油画
67.3cm × 52.1cm 1874年



悠闲恬适 布面油画
49.5cm × 36.5cm 1879年



悠闲恬适 布面油画
50cm × 95.5cm 1880年



甜蜜的夏天 布面油画
38.5cm × 83.5cm 1912年



花栈 布面油画
57.8cm × 79.3cm 1880年